《悖论研究》序言

这是一本“写”了近十年的书。
大约在 2004 年，我接到一个会议邀请，出席一个有关悖论的学术研讨会。在准备会议
论文的过程中，我脑袋里忽然冒出一个问题：从悖论研究中 ．．．．．．，我们究竟应该期待什么 ．．．．．．．．．．？当时
中国的悖论研究有两大特点：一是集中关注逻辑—数学悖论和语义悖论，而对其他众多的悖
论或悖论类型甚少关注；二是集中关注如何解决悖论，特别是用一个一揽子方案去解决所有
悖论，至少是解决大多数有代表性的悖论。我对这两点都有所保留。经过一番思考，我对上
面那个问题的回答是，悖论研究至少应该做以下事情，或者注意以下要点：
（1）史实和现状的清理：历史上已经提出了哪些悖论？其中哪些已经获得解决？哪些
尚待解决？最好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清单。
（2）对历史上的那些悖论已经提出过哪些比较系统的见解和解决方案？其中哪些比较
成功？哪些颇为失败？它们各有什么优势和缺陷？这件工作既是史实的清理，也是理论的思
考。
（3）在先前工作的基础上，我们能够提出关于悖论的哪些新见解，发现哪些新悖论或
悖论的新类型，提出何种解决悖论的新方案？它们对于相关学科有什么样的建设性作用？
（4）由于悖论类型众多，表现形式繁杂，我们不太可能找到一个一揽子方案去解决所
有悖论。因此，对于悖论比较明智的态度是：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再在此基础上寻求适度
概括，找出比较具有一般性的解决方案。
（5）悖论既不能一揽子解决，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思考会不断发现新的悖论，
它们或许有新的产生机制和作用机理，加上已经提出的各种悖论，它们一起不断要求我们去
做新的思考和探索。
（6）对悖论的思考实际上是一种理智操练，锻炼我们的思考能力，培养一种思维态度。
我当时脑袋里冒出一个比喻：“悖论：思维的魔方”，它现在成了悖论普及版的书名。从对
悖论的研究中，我们应该培养一种健康的怀疑主义态度，一种适当留有余地的态度，一种适
度宽容的态度，以及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它们正好是教条主义和独断论的反面，也正好
是大学教育最应该传授给学生的。
正是从最后一点思考中，我当时产生一个想法：“悖论研究”应该成为大学教育的一门
通识课程；在网上搜索，发现已经有不少国外大学开设了这样的课程。我立即着手向北京大
学教务部门申请，开设一门全校通选课“悖论研究”，获得批准；并准备撰写教材，2008
年与北京大学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同年被批准列入“北京大学教材建设立项”名单，2009
年被批准列入“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建设项目”。大约在 2005 年和 2007 年，我先后两
次在北京大学开设这样的通选课程，但由于下面三个原因后来停开了：一是悖论十分复杂，
但手头没有一本可用的教科书；由于自己头绪太多，承诺太多，事情太多，自己的悖论书迟
迟没有写出来。在没有相关教材的情况下，我自己讲起来和学生理解起来都很费劲；二是我
自己还没有充分准备好，对有关资料搜罗不全，理解不透，讲起来푣퀀讲起ᴓ綠ܝ㤇ꍎ廯ာ뷋ᤀ退一
从悖论ː方某ကᨏ䪱$ၧ葶ቨ珮씡뺑휰有悖论�ᄅ漐Ɓא釀Ⲁ흱（ —

我始终没有忘记我的悖论研究计划，认为它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故一直断断续续地写着；
北京大学出版社王立刚先生也不时催促提醒；我近些年在国内多所大学做过多次悖论讲演，
有些读者也不时来信追问，我的悖论书出版没有，何时出版。所有这些因素促使我下定决心，于 2013 年 10

赵震：第五章第五节“对语义悖论的新近研究”；
王海若：第八章第四节“布洛斯逻辑谜题”；
刘靖贤：第十章“决策和合理行动的悖论”；
刘叶涛：第十一章第二节“道德悖论及其解读”
刘靖贤：第十三章第三节“次协调逻辑与严格悖论”
我的博士生彭杉杉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校对了本书清样，纠正了一些错讹，使本书质
量得以改进，并帮助编撰了“名词索引”，特此致谢！
最后，我再次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王立刚先生的耐心等待，以及他在编辑过程中所显示
出的专业水准和判断力。

陈 波
2013 年 10 月 30 日
于京郊博雅西园